

绪 论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史回顾

关于潮汕史，人们讨论过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样的结论？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

在这一节，我们将回顾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着重介绍近十年来的情况。

我们把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以前是第一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人们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关注，主要在地方志的编纂上面。中国地方志发展到宋代，体例日臻完善，内容越来越丰富，成为“一方之史记”。潮汕地区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历史刚好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根据《潮汕文献书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潮汕地区共编修了府县志书 54 种，现存 27 种。这些方志，记录了编纂者对本地区历史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观察和关怀。就是在今天，现存的志书也是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所必须倚重的材料。

表现人们对潮汕历史文化关注的，还有文人笔记。有一些文人笔记，本身就是地方史志的雏型，例如明代万历年间潮州知府郭子章纂写的《潮中杂纪》。另一类文人笔记，如清代郑昌时的

《韩江闻见录》、林大川的《韩江记》和《西湖记》，开启了潮汕地方掌故之学的传统，也为我们保留了地方历史文化的资料。不过，这一类笔记的记录，往往杂以街谈巷议，内容驳杂。因而，到光绪年间，李勋在他的笔记《说诀》中，就对《韩江闻见录》提出批评。《说诀》中有关潮州文史的考证，反映了潮州人士对于本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朦胧的自觉。

本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是第二个阶段。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显然进入了自觉的阶段。这种自觉首先表现在潮汕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饶锸、饶宗颐父子的《潮州艺文志》，是首屈一指的大著作。这部书在总结表彰潮汕先正时贤的文化成就，考镜地方学术源流方面的价值，远远超过潮阳郭氏双百鹿斋对几种地方文献的校刊。地方文献整理方面值得提起的，也许还有《潮州先正遗书》丛刊的选编。参加这项工作的，除饶氏父子外，还有郑国藩、吴鸿藻等名贤。丛刊未及刊刻而抗战兵起，图书散失，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大埔温丹铭所辑纂的《潮州诗萃》和《潮州文萃》至今仍存全帙，或者庶几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其次，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兴起同步，林培庐、丘玉麟、杨睿聪、沈敏等青年学者记录整理了潮汕民间习俗、民间故事与歌谣，开辟了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同时，国内外社会学家在潮州也做了一些乡村个案研究，例如，库尔伯(D. H. Ke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华南乡村生活)》对 1918~1919 年的潮州凤凰村的研究，陈翰笙等《樟林社会调查》对 1932 年澄海樟林的研究，陈礼颂《1949 年以前的一个潮州乡村社区》对 1935 年澄海斗门村的研究，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的华侨社区(丙)对 1933~1934 年樟林华侨生活的研究。这些研究严格讲虽然不是历史学研究，但在材料和方

法上，对我们今天的区域社会历史研究，却有着莫大的帮助。

这是抗战前的情况。

40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事件是《潮州志》的编辑。由饶宗颐、蔡起贤等先生发起的修志工作，有当时潮汕一批学者参与，编纂态度十分严谨，志书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质量自非旧方志可比。在当时《方志》周（旬）刊发表的、作为修志前期成果的不少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论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较高的水准。

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学者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取得较多成绩的，只是集中在地方志、地方革命史和零星考古发现的研究上。而旅居海外的潮籍学者，如饶宗颐先生、萧遥天先生，仍继续着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有较系统的成果问世。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80年代。

80年代初期的文物普查和新方志的编写工作，引动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张华云、蔡起贤、杨方笙、王琳乾、郭马风、陈历明为代表的地方学者，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有许多成果问世。这些老学者的健在者，今天仍是潮学研究的骨干。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不断升温的文化热，也影响着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汕头大学吴颖、杜经国教授等一批学者的介入，壮大了研究队伍，在促进研究的学术规范化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陈厚实、吴勤生同志主编的《潮汕风采文丛》，是80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90年代，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撑起了潮学的旗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的成绩远超过于前代。潮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饶宗颐教授在1992年提出来的。实际上，直到今天，潮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潮学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尚待界定。因此，我们仍只能笼统地将潮学理解为潮汕地

区的历史文化研究。

下面将 90 年代潮汕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几个值得一提的情况，分条罗列，权当大事记。

90 年代以来，以潮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接连举行。历史文献与潮汕文化学术研讨会（汕头，1990）、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汕头，1992）、第一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香港，1993）、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学术研讨会（汕头，1994）、潮汕华侨与侨乡经济学术研讨会（汕头，1995）、饶宗颐学术研讨会（潮州，1996）、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汕头，1997）和第三届潮学国际研讨会（潮州，1999）等重要学术会议，不但促动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在本地的广泛开展和持久深入，显然也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更深的了解。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 1993 年召开的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这次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学术盛会，有来自美、法、日、新、马、泰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 80 多名学者参加，饶宗颐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的主题报告，正式提出建立潮州学的倡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潮学研究所展示的前景，吸引着国内外学术界的参与，研究力量显然大大加强。90 年代的潮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还有赖于学术丛书和学术刊物出版的支持。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合编的《潮汕文库》已出版研究著作几十种，《潮汕文化小丛书》已经出版了三辑共 30 册。《韩师学报》自 1989 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期潮汕文化研究专辑，《汕头大学学报》则每期都有“岭东人文”专栏，1992 年《汕头史志》的改版和 1993 年《潮学研究》的创刊，加上本地原有各种内部刊物的继续出版，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充裕的园地。在最近 10 年里，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潮汕历史研究学术论

文,根据我们很不完全的统计,已经超过千篇。论文内容的涉及面比此前一个阶段要广泛得多,在考古发掘和考古发现基础上的史前史研究,潮汕先民与族群研究,潮汕历史地理、特别是关于古揭阳建置的研究,宋元及明清时期潮汕史的研究,潮汕经济史、社会史以及海外移民史的研究等等,更是引起众多研究者兴趣的领域。可以说,20世纪最后10年发表的这些潮汕历史研究学术论文,已经比较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潮汕历史的各种重要问题。其中曾骐教授、邱立诚研究员的潮汕史前、秦汉考古研究,陈春声教授、蔡志祥博士的潮汕社会史研究,马明达教授的潮汕元代史研究,都将各自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

上面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写作,有许多启发和帮助。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一、我们为什么要写《潮汕史》

萌发撰写一部潮汕史的想法已经很久。

十年前当我们把研究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转向区域历史文化,并把自己的家乡——潮汕选作实验园地时,我找不到一部可以参考、使我们对感兴趣的这个区域有一个全面了解的著作。我们访问本地各个图书馆、博物馆,翻遍地方文献目录,请教熟悉地方掌故的长者,希望可以找到这样一本书,结果却非常失望。

不错,在寻访过程,收获甚丰。我们知道有许多本地的方志,有许多本地宗族的族谱,有许多与本地历史文化有关的掌故笔记,回忆录,以至研究论文。但材料众多而又琐碎。我如同站立在莽莽山林中一段小河床的跟前,知道这是一个金矿,却不知道如何把金子从堆满河床的沙子里面淘出。

怅惘之余，一个念头在心里萌生：为什么不写一部虽简单却系统的专著，介绍潮汕文化发展的历史？使有同样兴趣的后来者，在入门之初，不致于和我们一样，面对众多而琐碎的材料，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来到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在杜经国教授的领导下工作。我们发觉，我们的想法和杜教授不谋而合。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杜教授多次谈到，《潮汕史》的撰写，是潮汕历史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亟待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的学科建设。最简单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已经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应该有一部涵盖面比较广、容量比较大、贯通上下的著作予以总结。第二，这部宏观视野的“通史”，可以提供一种参照，有利于潮汕历史各种微观的专题研究，更加深入地进行。

这样，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把《潮汕史》的撰写，作为自己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确定下来。

二、在《潮汕史》里，我们将要讨论什么问题

近几十年本地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几千年以前，潮汕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提出什么问题？又应该如何讨论这些问题呢？

我们不妨简单介绍这本书撰写过程所贯彻的基本思路。

（一）地域的视角

作为一本地域小史，我们当然会考虑到潮汕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始终影响着潮汕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秦代以前潮汕与中原的相对隔绝，而与环南中国海地区交

流相对密切；唐代以前，潮汕居民以土著为主体的人口格局；自古至今，潮汕经济结构中，海上商业贸易格外发达；从宋元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清以后，潮汕居民不断离开故土，向海外开拓；在历史上，潮汕行政区划多数时间属粤，而其文化却与闽南一体；等等。这些事实，无一不与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有关。在这本书里，我们强调地理因素的恒久作用，并努力追问它如何影响潮汕历史发展。

采取地域视角，并非要画地为牢。本书讨论的潮汕，在地理上位于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不过，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囿于这一地域范围，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的，不是一种静态的地域知识的博物志。更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地域社会的历史发展，如何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动力的左右。尽管这一地区至迟在汉代已经被纳入传统中国的国家建制，但一直到近代，它的发展历史，却不能离开整个环中国海地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台湾、东南亚以至琉球、日本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过程，潮汕历史的研究空间，可以随着研究视角的不同而伸缩。

如果考察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与本地原生的土著文化的交融历程，地域空间范围，势必扩展到包括梅州、汕尾两市在内的整个粤东地区，甚至闽南的漳州也在研究视野之内。

如果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进行观察，又不妨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韩江流域。历史上，以韩江为运输通道，闽粤赣三省边区的经济曾经有过密切交流，融合一体；而今，加强协作，通过沿海城市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又成为这一区域三省十市（地）共同关注的问题。潮汕正是韩江流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

如果将视觉专注于海外移民和贸易活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的空间，甚至不限于中国大陆，而包括港澳台和东南亚潮人聚居

地。数百年的海外移民和贸易活动，使潮汕和上述地区联结成一个潮人活动圈，潮汕地域历史发展，几乎不可能与这一活动圈的形成和发展分离。

总之，在这本书里，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一地域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或者说这一“地域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希望能够整理出多元文化之间实现地域整合的动态过程和内在逻辑。从这一点讲，与其说“潮汕”这一特定地域是我们研究的本体，倒不如说它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视角，一个出发点。

（二）文化的视角

既然为自己的地域研究确立了这样的标的，在这本书中采取文化的视角也就顺理成章。

在游移不定的地域视野里，传统的“中国一边裔”历史叙述框架有着明显的局限。当我们把“潮汕”作为一个空间实体来把握时，来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显然不是这个地域历史“上下文”的全部。不同来源的多种文化如何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实体相互融合，才是我们考察潮汕历史最有效的视角。

采取了这样的视角，我们的“潮汕”表象的叙述，便不能只是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存在的叠加，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各种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以什么样的形态，在这一地域相互交流、包容、对抗、融合，而造成地域社会的变迁？或者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颇有自家特色的这种“潮汕文化”如何得以形成？是谁造就了这种文化？

在研究过程中，施坚雅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区位空间的分析模式，滨下武志提出的地域空间中存在的复数的“中心—周边”关系的视点，许倬云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道路网络与中央王朝的地方控制之间关系的思考，都在方法论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不可否认，在这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里，来自中央王朝的文化影响最大。作为传统国家支柱的思想文化正统，在与本地原生的文化经过长时间的多渠道的接触、交流、争抗、融合之后，最终成为“潮汕”地域文化的主要构成成分。

正因为如此，在这本书里，我们充分注意传统国家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隔绝、包容和冲突、融合的过程。许多历来被看作潮汕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例如，隋唐之际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入潮开漳，中唐时期韩愈的刺潮，宋元、明清两次改朝换代带给潮汕的旷日恒久的动乱，明代中期朝廷的海防政策改变所造成的潮州山海之乱，汕头开埠和建市，等等，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并非只是要讲述这些已经发生或者被想象为已经发生的历史故事，我们讲述这些“大事件”的真正目的，是揭示这些故事后面隐藏的“潮汕”历史文化的结构性变化。

揭示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任务，使我们的研究视线，更多地投向民间社会：不同时期的人口状况——人口的增减、分布和迁移；经济面貌——土地和水利的开发与农业的发展，水陆交通与工商业的繁荣；社会生活——控制着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信仰、宗族建构和社会风尚的变化；文化教育——官学书院的兴废，科举学术的盛衰以及民间文化的普及程度等等。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小事件”的更多的关注和更细的考察，可以更加实证地表达我们对这一地域社会文化变迁和转型的理解。

第三节 研究资料和叙述结构

一、在研究中，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资料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著作，我们使用的资料，离不开已经正式

出版或者以稿本、抄本的形式传世的传统文献——公私史书、文人文集、地方志书等等。各地图书馆的度藏，使得我们能够很便利地取得这方面的资料。

而作为一种地域历史研究著作，我们使用的资料，又不能限于传世文献。实际上，像潮汕这样从传统国家视角看绝对是处于边缘的地域，只使用传世文献，我们其实很难得到足够的资料来重构地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考古资料，乡土文献，甚至口头访谈纪录，都为我们这本小书所倚重。几乎所有的章节，都需要这一类资料。而在某些章节里，如果离开这些资料，我们简直难以完成历史叙述的任务。

例如，在唐代以前部分，考古资料的使用就必不可少。我们借助考古发现和考古发掘，借助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方依稀得到这漫长历史时间里“潮汕”地域社会生活的信息：不断迭换的地域“主人”，他们的族群归属，每个族群的文化特质，接连不断发生在这个地域里的文化入侵、包容、冲突和融汇。

为了更加真切地触摸地方底层社会历史的脉搏，十余年来，我们坚持在本地进行“田野调查”，几乎走遍潮汕所有城市和乡镇。田野调查让我们十分熟悉这块土地的人文景观：地形地貌的变化、乡村分布、建筑形态等等，不知不觉之间加厚了我们对这一地域的历史感觉。田野调查又让我们接触了更加丰富的乡土资料：口述史料和民间书写文献。

民间文献种类很多。在这本书里，我们取材最多的，是石刻和族谱。其他如契约、账本、歌册、信札等，也时加采用。

口头采访的资料，对本地域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无庸赘言的。即使对于明清以降的研究而言，结合其他资料，有时对于我们仍然十分有用。

当然，不论是传统文献还是民间资料，在使用过程中我们都

会十分谨慎地叩问，这些资料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怎样被塑造出来的？我们相信，用谨慎的态度去解读这些文献，或许可以穿透文字或者语言的障碍，尽量地接近历史真相。

二、本书的叙述结构

像上文提到的，我们对潮汕史的叙述，将采取文化的视角，并且强调作为传统国家思想支柱的文化正统，在与本地原生文化的接触、交流、争抗、融合之后，最终成为“潮汕”地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一研究策略的确定，势必影响这本书的叙述结构。

这种影响表现为，在本章介绍了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史，本书的研究目的、方法和研究资料之后，绪言的第二章又介绍了潮汕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发展，希望可以让读者对我们所研究的地域，有一个有时间变化的空间上的概貌的了解。接下来，全书各部分、各章节表述的时间展开，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以朝代划分的做法。只要读了本书的目录，便可了然。

但是潮汕历史自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用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的视角观之，中唐以前（8世纪以前）是一段，自此降至明代中期（8~16世纪）是一段，明清之间至晚清（17世纪~19世纪中叶）是一段，此后一个世纪又成一段。诸君读此书，不妨按此脉络去读。

至于这本书的叙述能否恰当地传达我们对这个区域历史发展的理解，则实在不敢自必，还希望得到诸君读后的批评。

最后，有几句话是必须要讲的。

这本书是我们所担当的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的最后成

果。而这项成果得以顺利完成和出版，实在有赖于现任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陈伟南先生的关心和经济上的资助；有赖于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刘峰理事长的无微不至的支持。

著名潮籍学者饶宗颐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历史所陈高华教授，始终关注着我们的整个研究过程。饶先生不但多次对我们的研究作具体的指导，在出版之前，还为本书题了签。

汕头大学科研处的老师们很关心这项研究的进展，让我们时时受到鞭策。

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地表示对他们的衷心感谢。

现在，本书上册定稿出版。其中，第一、二、三、四、九、十、十一章，由黄挺执笔撰写，第五、六、七、八章，由陈占山执笔撰写，杜经国教授审订了全稿。

第二章 潮汕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

在这一章，我们将介绍潮汕历史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潮汕，是一个历史地理区域。在历史时期，潮汕曾经有过不同的名称，地域幅员也盈缩不齐。在这本书里，潮汕指的是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其地域约略等于隋唐到清代的潮州。在讲到潮汕沿革地理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当时政区的名称来称呼它。

这一章的叙述，得益于下列专门研究成果：

1. 李平日、黄镇国、宗永强、张仲英著：《韩江三角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
2. 王琳乾、陈大石、萧有馥编著：《潮汕自然地理》，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

3. 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年。

4. 郇 B·C·热库林著、韩光辉译：《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5.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6. 吴珏纂辑、饶宗颐审订：《潮州志·实业志·矿业》，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 年。

7. 陈恺撰、饶宗颐鉴定：《潮州志·地质志》，汕头：潮州修志馆，1949 年。

8. 陈鹤九主编：《汕头市综合农业区划》，汕头市农业区划办公室印行，1985 年。

9. 郑奕宣主编：《汕头市农业自然资源简集》，汕头市农业区划办公室印行，1986 年。

10. 吴修仁著：《潮汕常见经济动物（初稿）》，广东省汕头市生物学会印行，1987 年。

11. 吴修仁编著：《潮汕植物志要》，广东省汕头市生物学会印行，1993 年。

并参考了下面几种地图：

1. 〔清〕廖廷臣等纂：《广东舆地图说》（据宣统元年广东参谋处重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2. 〔清〕未著绘制图人姓名：《广东舆地全图》（据宣统元年广东参谋处测绘科制图股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3. 广东省测绘局编绘：《广东省县图集（内部用图）》，广州：广东省测绘局，1982 年。

第一节 潮汕自然地理

在讨论任何一种地域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时候，对地理环境及其变迁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在某一个地域的人群，总需要努力调适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们总是在所处地理环境的制约下，尽量利用环境资源，在这一个过程中，掌握最有效的生产技术，选择最优越的生活方式，建构最合理的社会组织，并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这一个过程中，该地域的地理环境因人为而变迁，在景观上呈现着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面貌。

在这里，我们将向读者介绍潮汕的地理环境，着重讲述它在历史时期里的变迁，让读者了解，这一地理区域的环境是如何影响潮汕历史文化的生成的。

一、潮汕的地理位置

潮汕位于东经 $115^{\circ}06' \sim 117^{\circ}20'$ ，北纬 $22^{\circ}53' \sim 24^{\circ}14'$ 之间，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汕面对滔滔大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在这里交接。潮汕与台湾遥遥相望，一衣带水。

二、潮汕的山川平原

潮汕总面积 10346 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东南面海，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区域内部，多丘陵台地；韩江和区内的几条江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大海，沿江分布着被低丘陵隔开的河

谷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平原。

山地和丘陵约占本区总面积的 70%。

其中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地约占 7%，1000 米以上山峰有 20 余座，分布在本区北部和西北部边缘。莲花山脉横亘本区西北部，从揭阳北部开始，经过普宁、潮阳，进入惠来和陆丰沿海，是本区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山脉分派，主要有南阳山、大南山、大北山，主峰都在海拔 1000 米上下。凤凰山区，层峦叠嶂，绵延百余里，成为本区北部的屏障。主峰凤凰大髻海拔 1498 米，是本区最高的山峰。

丘陵台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63%。其中海拔 200 米以上的高丘陵，有大北山的余脉小北山和桑浦山。小北山到潮阳棉城后，大南山在潮阳、惠来沿海，山势渐降，成为高程在 200 米以下的低丘陵。韩江三角洲中的三列岛丘，也属于低丘陵地形。在丘陵与平原之间，主要在韩江三角洲北部和榕江平原南部，有海拔 20~40 米、覆盖着红壤的花岗岩台地。

本区水网密布，有韩江、榕江、练江三条主要河流。

韩江是广东省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也是本地区最大的河流。它的上游分汀江和梅江两支。汀江发源于福建省长汀县和宁化县交界的治平木马山北坡，汇众山之水，过长汀，奔上杭，出永定，迤迤南来，入广东境。梅江的上源琴江，发源于广东紫金县白山崇，北流过五华，至兴宁水口，始称梅江；转东北流，过梅州，有石窟河、松源溪来汇；至松口又折向东南，入大埔。汀、梅两江在大埔三河坝汇合，称韩江。南下直出丛山夹谷，在潮州城下，分北溪、东溪、西溪、梅溪、新津河几道支流出海，这是韩江下游。韩江在本区流域面积约 1740 平方公里，大概为流域总面积的 5.8%。

榕江是本地区第二大河。榕江的干流南河发源于陆丰县百花

园，由揭西入普宁，集合横江、龙潭、石肚、钱坑等十来道小溪水，径流渐大，绕揭阳城南，到双溪嘴有一级支流北河汇入。北河发源于丰顺县猴子崇的南麓，东南流经县城汤坑，有石湖等水注入，过揭阳境，又有发源蚩头山的新西河注入，绕揭阳城西，折向东北，到曲溪又折东南，合源出潮州笔架山的二级支流枫江，至双溪嘴与南河汇。南北两河汇合后，流经牛田洋，由汕头港出海。榕江在本区流域面积约 3512 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 80% 左右。榕江和韩江的分水岭是桑浦山。

练江发源于普宁大南山白水滌，汇大南山诸坑水，向东流入潮阳，又有众多小水来注，迂回渟滹，至龟头山拦河闸，入海门湾。练江和榕江的分水岭是小北山。

此外，黄冈河发源于饶平西北部山区，由北而南，纵贯全县，汇集境内小溪水，到黄冈城分两支入海。龙江发源于峨眉嶂北麓普宁境内，流经陆丰，蜿蜒流入惠来，汇集同样发源于普宁大南山区的南洋仔溪、高埔水和崩坎水，东南流入龙江平原，从神前港出海。

流贯本区这五条江河在河谷和河口冲积成大大小小的平原。另外，还有一些小面积的海积平原分布于沿海。本区平原面积约 3100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30%。

面积最大的平原是韩江三角洲平原，平原地处韩江下游，由韩江几道支流与南海交互沉积作用而形成，面积近 900 平方公里，在南方仅小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榕江平原以揭阳榕城为界，西北部的榕江中游平原，展布于大北山与小北山之间，主要因河流冲积作用而成，东南部自渔湖至榕江口是海相沉积较强的下游三角洲平原。

练江平原位于大南山与小北山之间，由练江搬运泥沙沉积而成，下游三角洲发育程度较低。

韩江平原和榕江平原由桑浦山阻断，榕江平原和练江平原有小北山分隔，但这三个平原两两之间，仍然有接合处，一般统称它们为潮汕平原。

黄冈河上游和中游分布着狭长的河谷平原，下游在黄冈分两汉出海，冲积出黄冈河三角洲平原。惠来中部龙江出海口，有龙江三角洲平原。

本区海岸线长 278 公里，东端在饶平县东界镇上东乡，与福建省诏安县交界；西端在惠来县神泉港西侧，与广东省陆丰县交界。本区海岸线曲折蜿蜒，有众多的天然良港。沿海岛屿丛礁密布，最大的岛屿是南澳岛。南澳岛面积约 107 平方公里，岛岸线长 77 公里，大小滩头 61 处，主要港湾有前江湾、后江湾、青澳湾、深澳湾和云澳湾。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对潮汕历史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三、潮汕的气候特点

潮汕地区位于热带与亚热带之间，北回归线恰好从本区中部穿过。许多学者把本区划归南亚热带。但是，由于北部凤凰山和西北部莲花山脉的屏障作用，本区域气温比区外同纬度地区稍高，终年日平均气温高于 10°C ，基本无霜雪，香蕉、芒果、木瓜等热带作物广泛种植，甘薯可以安全越冬，具有热带气候的特征。而且，1987 年 10 月，联合国环境署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召开“世界气候变化及其对策”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将纬度低于 24° 的地区归属热带。^① 按这一标准，将潮汕划归热带地区更为

^①曾昭璇：《岭南热带地区范围》，也主张把广东归属热带。文见《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